

集部

忠肅集卷十二

明 于謙 撰

序

趙尚書詩集序

清明純粹之氣瀰滿於天地間騰而上者昭布森列而為日月星辰凝而下者流峙發生而為山川草木鍾於人者表著呈露而為文章事業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為其製作也有所關係豈偶然耶刑部尚書大梁

趙公以鴻才碩學遭際盛時敭歷華要聲實著聞其雍容廟堂之暇旬宣方岳之餘怡情適趣發為辭章長篇短什操楮立就有沈雄而典重者有舒徐而優柔者有平衍而冲澹者有光彩煥發而豪宕放逸者有清新流麗而慷慨悽惋者變態縱横不一而足如八音迭奏而畢中其節如百貨具陳而各適於用如五味相資而各適諸口豈區區拘泥聲律而摹倣前人於萬一者之可擬哉是皆清明純粹之氣自肺腑中流出有莫知其所

以然而然者嗟夫公一代偉人也才與位稱出與時會功在朝廷澤被生民而辭章特餘事耳固未足以盡公然欲知公之出處與其人品才氣者亦可於此而槩見且以知天地之氣所以鍾於公者固不偶然也於是乎書

送周御史致仕還鄉序

士君子之出處固貴乎有道亦貴乎際時盖道備於吾身而時則關乎氣運有其道而際其時此進退之所以

盡善也侍御周公自曺監發身居方岳司風紀任民社
歷事累朝出入華要者三十餘年晚以御史致仕南還
朝之士大夫咸為歌詩以華其行屬余序其首簡余惟
朝廷以忠厚待士以恬退厲俗凡士之特達有為者必
待以不次之擢俾得伸其志而恬退自守果於退休者
亦不強之以事譬之天與萬物發榮滋長斂華就實各
遂其性而不相凌僭士生斯世抑何幸歟公之南還也
峩冠博帶徜徉於里閭之間夷猶於湖山之表子孫扶

攜杖僂逍遥鄉之老稚咸指而美曰朝廷待士之厚如此公之遭際盛時進退盡善又如此是不獨為鄉里之榮亦邦家之光也若夫情景之富則諸公之唫詠盡之矣而余不贅云

王岑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發於心形於歌詠盡乎人情物變非深於理而適於趣則未易工也同郡洪遂初蚤有能詩名郡中景物經其題詠甚多晚而涉歴四方所見益廣而所

作益富萃而為卷因其自號而命之曰玉岑集徵余序之余觀其命意高遠遣辭舂容冲淡而不流於鄙俗清婉而不傷於綺麗如大羮不和而真味自存如止水無波而澄景自見視彼之穿鑿鋪叙似若可觀而求其氣脉則索然者大有逕庭矣雖然余又有說焉大凡士之未得志者其氣未免於不平而言亦隨之今遂初於未達之時而所作温粹和平如此是尤不可及也非深於理而適於趣者能之乎東南之工於詩者余於遂初有

望矣異時出以鳴國家之盛何難之有良金美玉自有定價此詩之傳固無待余序姑述所見以俟知者

送董序赴鄉試序

内弟郎中君之子董序將赴浙江省試告别於余請言以壯其行余憶序幼時穎敏秀異皙白温潤如芳蘭美玉聰慧特甚授以詩書輙能記憶成誦雖經久不少遺忘每一講觧必領會其意比長為學益進識益廣文辭日益贍為經義數百言操楮立就皆出人意表余甚愛

重之已而從監察御史吉安周瑚黄門給事京山嚴誠學日就月將駸駸底於成就斯行也其得雋秋闈不待謀之蓍龜而可必矣然余之所望有不止於斯焉何者天地間英明清淑之氣不鍾於物則鍾於人鍾於物則非常物而為奇物鍾於人則非常人而為偉人厚之抱負造詣如此而又出則名門蒙先世之澤承父師之訓際休明之運蹤是而擢巍科登顯仕功名事業炳炳朗朗於宇宙間而為一代偉人是則子之所望於厚也利

禄聲譽云乎哉鄉邦誇耀云乎哉予老耄疎陋文學非其所長重序之請因書以贈

高僉憲挽詩序

山西僉憲高君以疾卒於官同寅曁藩閫諸公與晉陽士大夫咸為詩以哀輓之屬余序其首余惟高君行純才贍外圓内方操履設施有大過人者文章餘事爾初以名進士起家授冬官主事轉郎中居官以廉能稱尋以疾請退休於家聖天子嗣大歷服詔求學行絶倫之

士授以憲職俾提楢海内學校遂用少保大司空吴公薦起授今職下車之始即以敦厚風俗作興人才為己任廵行郡邑雖隆寒盛暑所不憚與師儒講論經史諄諄不倦或至忘寢食勤勞積久而故疾復作遂以弗起訃聞遠邇哀之初君之來晉陽也廨舍與予行部相邇過從甚密遇事輙相與籌度益予為多暇則倡和文辭以為樂一日不聚首則怏然無所為懷既而余以議事還朝復來晉陽惟恐見君之晚而君已長往矣嗚呼思

談論而言猶在耳覩詞翰而遺墨如新泯泯九原斯人莫作其哀傷寧有既耶因書此以識意

贈醫士李思宗序

余自弱冠登第歷官臺憲叨奉恩命貳夏官出撫河北太原深惟親老不能躬養也遂留子冕侍膝下時冕尚幼尤吾親所鍾愛恒以寒暑失調致疾而吾親以為憂每疾作則迎邑之世醫李思宗治之思宗見理明而操術精脉候正而取效速投劑之餘厥疾應手而愈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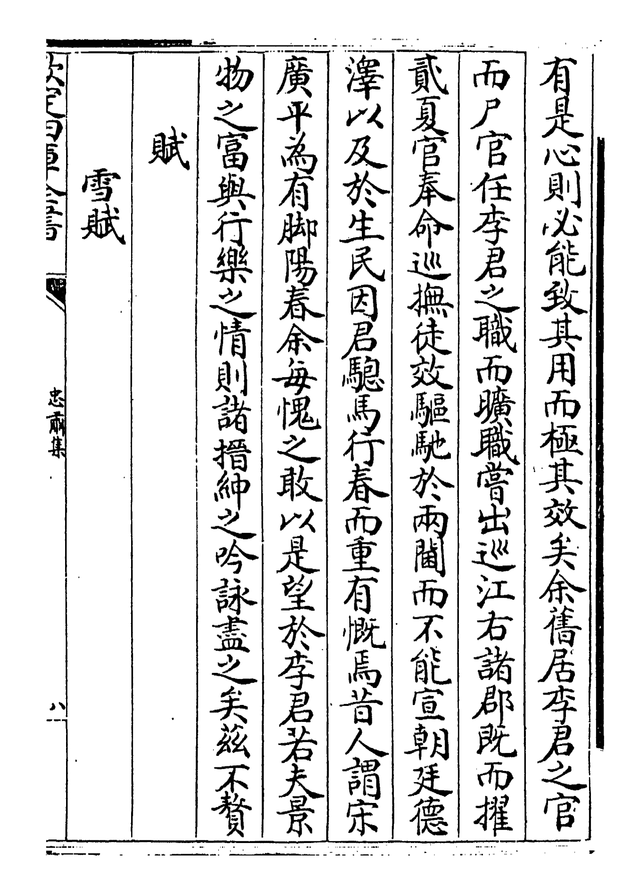
酬之以鏹則辭而弗納去年冬余奉命還朝會家君亦以受封謝恩來京師具以語余余竊笑曰吾所以留其子以侍父母者期於承顔膝下悦其心而慰其念也顧乃致疾而貽親之憂於吾心豈能一日安耶賴思宗治之則吾子之疾既愈吾親之憂亦釋而於區區之心其庶幾矣且不責其報不受其直其用心何其厚耶與屑屑然較錙銖之利而不以濟人利物為心者有不可同年而語矣昔人有種杏揮金而不責報者思宗其近之執

此以往他日街鳴於時名播於後董奉李杲之儔豈得專美於前耶顧余受恩宗之惠而乏報也因書此以致意云

驄馬行春詩序

春為四時之首而主乎發生物之斂者至是而舒氣之慘者至是而和故為政者順時布令所貴宣上德而恤民隱此驄馬行春之卷所由作也侍御李君之居憲職奉命出巡滇南冀北兩藩每春晴景明氣舒物暢之時

或出近郊或廵遠郡務以採納風謡省視民俗為事不以閭閻畎畆為僻陋不以鞍馬跋涉為勞憊隨其所至而休焉雖田夫野老亦必諮詢而盡其情所欲與興所惡與除事之抑欝而曖昧者亦皆與之伸理而昭雪如陰崖沍谷霜雪凝結陽春一照而品物皆欣忻然有生意行春云者春不在造化不在品物而在吾身心一轉移運動之間爾抑余聞之是春也在造化為元在人心為仁其用則仁民愛物其效則國治而天下平李君能



有是心則必能致其用而極其效矣余舊居李君之官而尸官任李君之職而曠職嘗出巡江右諸郡既而擢貳夏官奉命巡撫徒效驅馳於兩閩而不能宣朝廷德澤以及於生民因君驄馬行春而重有慨焉昔人謂宋廣平為有脚陽春余每愧之敢以是望於李君若夫景物之富與行樂之情則諸搢紳之吟詠盡之矣茲不贅

賦

雪賦

寒光皎皎曙色蒼蒼客有摳衣而前崆峒子呼而語曰臘前三白之事子能賦否客跪而賦曰嚴乎凜哉冬至之後未成三戌也飄飄揚揚遍滿八荒似鶖毛之翦碎猶蝶翅之輕狂散玉龍之鱗甲布玉兔之韁場比梅花而六出對夜月以清光遠而望之峰巒傳粉全不相類乎秋霜近而視之庭階藏翠却也彷彿乎氷玆袁安固志僵卧林靖適興尋芳灞橋詩思最妙藍關馬足難行持漢節則和氈而食賦梁園必置酒而嘗乘舟訪戴耿

雪維康綃金帳中飲羊羔而低唱紅爐火上烹雀舌以馨香東郭全無屐屐定夫專候門墻廣寒宫前倏忽幻成瑶階玉樹章華簷下須臾好似玉宇牙牀宇内三千大千銀界簷前一滴兩滴瓊漿如斯而已其言也詳既而請崆峒子曰三白事態則弟子已吐布矣臘前為瑞其意云何崆峒子曰噫嘻乎子來前聞凡釜池蛙者豈足以知黄鍾清越之奏騎跛驢駑駘者曷足以知緑驥白駒之良三白之在臘前也陽氣未發品彚未生根荄

尚在於土中枝柯已枯於地下斗柄建丑玄冥司鄉正欲寒沍以嚴凝方因陽和而發暢蟲蝗有子必斃宿麥之植多繁所以為治世之禎祥豐年之卜筮也猗與盛哉原其所由豈虛其應實我朝君明臣良民安國泰敷和氣於兩間播仁風於萬宇由是光岳效靈之地體信達順五穀豐登而為年之大有也況今下官司馬匹卿大臣撫安黔黎廣推恩化能體皇上之心焉以格年豐之兆也容拜稽首而歌之曰同雲密布兮瑞雪漫漫豐

年慶會兮朝野騰懽對閶闔而祝願兮皇圖如盤石之安

記

終慕堂記

慕之為言思也人有心不能無思志於功名者思進取志於恬静者思退休睽違久則思會遇困阨久則思富足此皆常人之思未得則思得之則弗思矣雖思矣奚能久而不忘乎惟仁人孝子之思一不越乎天理人倫

而亦無間於久暫始終此監察御史張君終慕之堂所以作也君蚤失怙恃禄弗逮養因以終慕顔其所居之堂以志其思於無窮搢紳大夫士多為詩以歌之間嘗屬余言以記余惟父母者吾身所自出生育之恩與天地相為無窮故仁人孝子父母俱存猶一息不敢忘矧歿而弗存其有弗思者乎嗚呼哀哀吾親九原莫作盈俯仰間凡觸於目而感於心者皆吾親之所存罔極之恩與此身相為存亾而未嘗頃刻離於懷豈特感風雨

霜露之悽愴念琴瑟栝棬之手澤而已耶且吾聞之君親雖異名忠孝無二理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良有以夫今君際明盛之時居可為之位而忠厚廉潔又有過人者尚當移不忘乎親者施於有政為上則思為德無一息忘乎朝廷為下則思為民無一息忘乎蒼生以至上而簡在宸衷下而得乎人心者亦不忘乎君俾先人聞之皆懽忭於地下則永慕之推不可勝用仁人孝之用心於是乎極致矣豈徒為無益之思而已耶君曰

然遂書以為記

開封府重脩廟學記

夫子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亘萬古而不息夫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删述六經昭揭宇宙日月之照臨也教化之澤洽於人心雨露之霑被也所謂生民以來所未有三代以降君天下者未有不循此而能治者也我朝列聖相承咸用此道内而京畿外而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祀孔子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開封

為中州里郡故有廟學歲久隳察圮儀觀弗稱前郡守黄公瑾有志作新成功僅及一二而以休致去今郡守舒侯下車之初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遂極力為之而方牧諸公咸捐俸資以助經費於是增卑而為崇闢隘而為廣飭陋而為華自禮殿講堂以及諸生肄業會食之所莫不畢備規制宏麗視昔有加郡博士黄琮謂此不可以無記因率諸生來請余言余惟夫子之道如天朝廷作人之化亦如天諸士子生際盛時沐育清化又有

賢方牧郡守以作興之廟學之新文化之新也儀觀之盛士風之盛也關係豈偶然耶為師弟子者朝於斯夕於斯絃誦於斯游息於斯其亦知所本乎苟知所本則涵養本源砥礪素行學必造其根柢而弗專事乎言語文字之末異時出則致用得志則力行其道事與志違則求無愧於名節無媿於天地鬼神而後已若然則無負於聖人在天之靈無負於朝廷作人之化而亦無負於天矣則於郡守作興之意豈不重有光耶侯名曈字

仲曦浙水姚江人以名進士起家拜黄門郎被薦出守是舉也足以知其善政云

林亭遠眺記

人不能以無思而其思必有所感觸於目而存乎心接於外而動乎内於是乎一草一木之微皆有所因寄矣此長史吳君之林亭遠眺所以有感於思親也君以重厚謹恪為親藩輔佐歴任既久忠慎著聞朝廷贈其父母如己官君恒以禄弗逮養為痛每朔導之暇登高遠

遠淒然動風木之悲因為林亭遠眺詩卷以寓意搢紳大夫士多為詩以歌之暇徵余言以記或者曰山川原隰烟雲草木物之無情者也古人擇勝遠眺不過假之以寄傲睨之情發吟詠之趣而已今吳君之於林亭遠眺意不越此且君之故鄉去汴幾千里限之以太行阻之以大河極目無際初非有松楸之在望與丘壟之可指也是何與於思親邪余曰不然物固無情而人則有心以有心之人而感於無情之物則物不徒物矣吳

君登眺之頃雖目所接者物而心之所存者親雲物慘舒親容之喜戚也花木榮悴親顏之盛衰也故朝而遠眺也則見夫煙消日出晨光熹微親存而與之時也今也則亾欲盡晨省之禮可得乎暮而遠眺也則見夫斜陽迓山餘靄棲樹親存而息之時也今也則亾欲盡昏定之禮可得乎目斷千里心馳九原又奚以遠近為計哉若曰假山水以寄傲睨之情對景物以發吟咏之趣此特騷人墨客之所為而非仁人孝子之用心是豈

足尚哉古人謂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吳君其庶幾矣或者曰然因書以為寄

綠筠書舍記

余按部至鄭州適故人沈平之為其郡文學平之延余坐泮水東小軒内不施丹艧以為塗飾外不植花卉以資玩好蕭然一室自圖書之外無長物惟繞舍藝竹數百竿疎密間出生意藹然余顧而樂之因徜徉其間但見綠雲匝地蒼雪舞簷幽禽自鳴晝景寥寂少焉清風

徐來天籟振發如聆簫韶琴瑟日光穿雲翠影散亂如
覩翔鸞翥鳳一頃刻間而物變之接於目者千態萬狀
余與平之相對忘言心境悠然如在淇園湘水而不知
其為中州車塵馬足間也嗟夫心固為一身之主宰然
未嘗不隨物而應余出撫兩閩者十年所過名山大川
不可勝計中間豈無佳處曾不一留意而斯軒寓目之
頃塵慮頓忘如此然則平之朝夕之所得者又當何如
邪平之外秀頴而內清介不茍同流俗以側媚於人觀

其好尚可以知其人云

贊

宋文丞相畫像贊

嗚呼文山遭宋之季徇國亡身捨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卧小閣困於羈縶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面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凛然

劉侍講畫像贊

鐵石肝腸氷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涴一塵古之君子今之藎臣才足以經邦濟世學足以尊主庇民持正論以直言遭奸回而弗伸獲乎天而不獲乎人全其道而不全其身聖明御宇景命惟新邺典有加光生搢紳遺像斯存儼然冠巾望之者如聆虞廷之鳳仰之者如覩魯郊之麟噫斯人也正孔孟所謂取義成仁者歟

徐尚書畫像贊

軀幹玉立標格冰清既屹然而山峙亦渾然而天成歷顯要遭際聖明奉使南交布恩信於遠夷贊畫機務作屏翰於上京行諸事業軒豁俊偉存諸方寸正大公平被寵榮於身後謚以表乎忠貞錦衣犀帶儼然平生然而一點靈臺炬然長存而竝乎光岳之精者又非丹青之所能彷彿而贊述之所能重輕也

賴國武襄公楊洪畫像贊

神完氣充貌偉言揚江湖宇量鐵石肝腸胸盤韜略而

鬼神莫測手操劍戟而星斗垂芒摧鋒萬里轟雷迅電號令三軍烈日秋霜功在朝廷威振邊疆一騎前驅萬夫莫當知其内者以為孫吳管樂識其外者以為衛霍關張曰福曰壽自天降祥爾公爾侯子孫蕃昌噫斯人也所謂勲業蓋世而身名流芳者歟

小像贊

眼雖明不能見幾腹雖大不能容人須不足以出衆德不足以潤身其性雖僻其情則真所寶者名節所重者

君親居弗求安逸衣弗擇故新不清不濁無屈無伸遭時明盛濫廁搢紳上無以黼黻皇猷下無以潤澤生民噫若斯人者所謂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又何必假粉墨以寫其神邪

祭文

祭亡妻淑人董氏文（時巡撫河南山西淑人歿于京）

哀哀吾妻既淑且賢歸于我門二十餘年柔婉貞順委曲周旋上奉舅姑下睦娣姒庭無閒言家道雍睦女紅

之暇誦讀書詩每有所得輒為文辭吾家素貧日用節
儉子能安之淡而不猒吾忝國恩列官朝行撫巡兩閫
久閲星霜子居京師弱女相隨幽閒之操人所共推子
當盛年忽遘氣疾發作無時動經旬日去歲之秋疾勢
頗張以書告我我以為常意者天相吉人當不久而康
復胡造物者之不仁遂遽然而風燭嗚呼死生世之大
故夫婦人倫大綱子之疾也吾不得為之胗視子之逝
也吾不能與之永訣生死異路各天一方雖有子而不

得見遺弱息兮誰與將翳秋雨兮殘燈掩春風兮洞房粧臺靜兮月冷繐幃悄兮夜長訃音遠來摧裂衷腸吾今年瀕五旬鬚髮蒼蒼聰明弗及於前時視聽日就於渺茫既往之日多方來之日少而罹此不幸愈加痛傷旦夕男晃來京當扶柩以還故鄉庸擇吉地以妥靈光待吾瞑目而後與子同穴而藏此謂吾之本心而亦人道之常子如有靈當於冥冥之中陰騭子女而盛而昌俾吾老不失所子於春秋祭祀亦有所望吾以使命未

即還京因遣瓊英奠此一觴言有盡兮哀無窮身雖遠兮情弗忘淑靈不昧來格來嘗

忠肅集卷十二

先少保尚書平生所作詩文惟巡撫梁晉時為多

迨歸兵部適罹勍勳之秋也雖日不暇給而猶不

廢揮灑然亦罕矣不幸奸讒搆難原燎烈烈片隻

不遺痛可言哉越至天順甲申忝遇聖明嗣統明

年改元聖政維新渥恩汪濊滌濯九京沉冤昭雪

不肖孤亦得効犬馬馳驅輦下亟訪舊稿無得僅

於士林得抄録者計若干首如梁晉所作得之都

憲無錫楊公今南昌二守同邑夏世芳兵部所作

得之少宰崑山葉文莊公今祠部主事表弟董序近於鄉曲之家又得公進士御史時所作若畫魚葡萄諸詩所謂存什一於千百也嗚呼痛哉然以屢經謄寫中間魚豕雜然去年秋得告南還南京大理寺卿仁和夏先生致政家居誾求是正先生欣然為之手校而又序其首簡因題之曰節菴先生存稿時一展誦豈勝痛憤之極嗚呼天地無終窮此痛曷終窮哉惟先公德行政事之大載之國

史著之人心千載一日也此其支餘然亦不可不傳故用謹刻諸梓若天假之以年當極搜羅以為續稿泣血再拜謹書以俟成化十二年歲次丙申冬十月初吉孫子于冕識

忠肅集附録

諭祭文

維成化二年歲次丙戌二月戊戌朔越十一日戊申皇帝遣行人司行人馬璇諭祭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曰卿以俊偉之器經濟之才歷事先朝茂著勞績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故復卿前官遣

人諭祭嗚呼哀其死而表其生一順乎天理戹于前而伸于後允愜乎人心用昭百世之名式慰九泉之意靈爽如在尚其鑒之

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功大者褒典宜隆行偉者揚名必遠惟顯忠于既往斯勵節于方來古今攸同豈容緩也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謙氣禀剛明才優經濟兼資文武茂著聲猷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

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選將練兵摧鋒破敵中外賴以寧謐人心為之晏然迴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搆乃隕其身輿議咸冤卹恩已錫兹復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命有司立祠致祭用昭旌崇之典於戲執羈靮守社稷勞葢均焉表忠直愧回邪理則明矣誕敷嘉命永賁幽扃靈爽如存尚其歆服弘治三年三月十四日

賜謚忠肅諭祭文

維萬歷十八年歲次庚寅二月癸酉朔十六日戊子皇
帝遣都御史傅孟春諭祭太傅兵部尚書于謙謚忠肅
曰惟卿鍾靈閒氣著望先朝屬多難以馳驅矢孤忠于
板蕩社稷是守力摧城下之要盟樽俎不驚坐鎮道傍
之流議肆返皇輿于萬里迄維國祚以再安亦手扶天
不及介推之禄丹心炳日寧甘武穆之寃此卹典所以
洊加而公論猶有未愜爰頒諭祭載易嘉名賁華袞于
重原表清風于百世卿靈不昧尚克祗承

行狀

故明少保兼兵部尚書時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行狀公諱謙字廷益其先家河南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者于公為八世祖階朝請大夫令延津者于公為七世祖定遠大將軍令沁水者于公為六世祖值金末之亂譜牒散落獨存其官秩而亡其諱五世祖諱伯儀幼遭金亡奉母遷雲中元括新附之衆復遷薊仕元官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娶晉氏贈河南郡夫人生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娶張氏贈河南郡夫人生九思歷官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改湖南乞致仕以旹為杭州路總管遂家于杭故今為杭州人公之曽祖也承徳公當國朝洪武初任兵部主事改工部為時聞人至榮禄公復隱徳不仕公以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生于里第骨相

異常甫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
也比長補邑庠生永樂十八年領浙江鄉薦明年登進
士第太宗皇帝嘗命齎命帛使湖廣犒勞官軍即以𤍠
幹著名宣德元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公才貌英偉聲
如洪鐘每入侍奏對宣宗皇帝為之傾聽院長顧佐
風紀最嚴少當其意者獨于公加重奏差巡按江西有
平民被讐誣指為賊首久不決公取成案閱之德其寃
白之抵誣者罪人稱為神明王府官屬素驕横每遣人

和買市物民甚苦之有司莫能禁公廉得其實以聞罪
黜其尤者十數人弊乃息諸不便于民者釐革殆盡奸
吏巨族素不法者縮氣屏息不聽肆民戴公至今祀于
郡學名宦祠比伐還命率錦衣官校捕長蘆一帶快
馬船之夾帶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悉置之法河道為之
肅清上親訝漢庶人高煦簡公侍從罪人既得上命公數
其不軌罪亂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賞賚與
文武諸大臣等蓋自是受知于上屬意用公矣五年河

南山西兩省各奏災廷議欲命大臣經理上親署公名特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廵撫二處地方時年三十有三公感上知遇晝夜經畫遍歷河南山西問民所疾苦為之興利除害二省之民獲蘇越五年英宗皇帝嗣位公還朝議事復出九載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河南屢布夫政其一勸糴糧米大略以為積粟備荒雖一時之勞實萬世之利其法先儘上戶次儘中戶以十分為率用官庫鈔物糴買一二以備饑荒後連年水旱民賴以濟其

二備物堰水公甞親至汴城相視河勢令所司每年趂農隙之時採取秋青柴草堆積近水之處以備捲埽自是堤備無虞其三減價糶賣太略以為河南懷慶陝州餘糧有在倉五七年之上者屢奏量減價值糶與陝西山西饑民并直隸潼關衛軍餘與河南安插逃民食用全活者衆其四攄誠祈禱公每見天久不雨卜日齋戒丹誠疏懇雨澤隨降人以為精誠所致其五稅糧折請鈌糧地方徵收本色其不鈌者存留稅糧每石折鈔

五十貫以備支用官民兩便其六種樹浚井大畧以為本處四方孔道奏于所在急遞大路中築高阜旁開壕塹栽柳而于十里則穿一井以便行者盛暑無病渴之苦其七分豁差遣議者欲將山東柴炭人夫大名府孳生馬匹分調河南喂養應當公具言本處民情艱難差役繁重停止之其八修築堤岸請當農隙之時修築大堤一座以遏黄河水勢仍于旁堤種樹以固根基每五里各立窩鋪專人巡守坍損者隨即修補堤至今

在馬其九撫賑流民時山東陜西流民逃移甚衆公慮貽患地方令住居相近者編成里甲另立鄉都住居星散者就與各州縣原鄉都就近安插各立里長管束撥荒田并退灘地令其耕種生理地方賴以無虞其十減徵粮布時本處州縣所在旱災公具奏起運京邊粮料布花馬草係國家軍需不敢請減其存留粮草并被災衛所秋田子粒量減三分成四分軍民卒賴以甦至于山西地方極臨邊塞比之河南大不同公廉知大同鎮守備

司等官私役軍人耕種庄田邊方之患莫此為甚盡行
勘數具奏撥與軍人屯種徵收子粒軍還原伍又奏山
西行都司十三衛俱在大同府地方窎遠巡按御史不
能遍歷軍衛有司事多不法乞專差監察御史一員于
大同巡按應門關控壓邊境所係不小關城坍塌工程
浩大本處修理人力不敷請暫留本衛原調京操放回官
軍協同修理工程卒完無告勞者柴炭人夫本處通計
七千八百餘名議者欲附近紫荆關易州山場州縣差

撥公以附近紫荆關者如無太同太原二府地方大同極

邊已奏將人夫改添腹裏州縣矣太原所屬艱難尤甚

其餘州縣亦合斟酌民力分派共以七分為數通減一分詔

從公議人皆稱便公又奏乞將逃民宣德六年秋糧馬

草并宣德七年夏稅停徵後遇有司官員考滿牌冊

務令開寫有無人民逃移并已未復業數目繳報吏部

以憑黜陟庶有司知所警懼人民不致逃竄邊儲折收

輕齎金銀等物大戶往往中途拐回公奏令布政司封

收押送大同管粮官處出給通關議者欲將金銀重別煎銷公以邊方給散官錢每兩折四石今金六錢折銀一兩每銀一兩折米二石比與日常官銀多得一半若復煎銷則木炭黒鉛必須出于粮户設或虧折又將何以陪償奏免煎銷官民便之公自河南抵山西夜徑大行山羣盜各持兵刃喊而前從者相顧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羣盜覺公遂奔散其德威服人如此山西叅議劉孔宗律已過嚴流輩寡合羣小誣以贓

汙累及妻子公上章白其事卒不坐公巡歷梁晉間年久事蹟不可勝紀每以盈滿自懼十一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方用事御史有類公姓名者常忤振振忘其人疑為公廼乘機啖言者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聞之倍道赴闕交章願留親藩亦以地方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巡撫會得禁祿公之計詔起復公累章懇乞終制不許上遣行人汪琰諭祭有司營葬事畢還

朝陛見有河南山西民安事妥之諭尋復兵部右侍郎
理部事明年聞劉夫人喪復懇終制朝廷以邊事方殷
不許仍遣行人汪玦諭祭有司開壙祔塟畢冬還朝又
明年為正統十四年于時額森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
猖獗上將親率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鄺埜上言聖朝備
邊最為嚴謹將士用命可坐收功不必親帥六師以臨
塞下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
月三日六師啟行初上命公隨征忽改遣鄺埜留公理

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土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絶水路我軍焦渴甚窘促玩不為備俄而敵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溝壑為滿蓋曠世所無之奇禍也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敵俱生太后命郕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議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怒擊順死于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喧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

動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史且請降旨令羣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瓜擊二內侍斃死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出不測復進言曰請再宣諭羣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啟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固辭不

獲始就職公以鑾輿未回大敵壓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槪寬貸則今日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乃上章劾其罪大畧曰武臣如顧興祖等茫無一計可施遂使三軍覆沒上棄君父于北廷下委生靈于兵壑文臣如王佐等雖無敗軍之罪難逃違法之誅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親藩有上章願赴闕勤王者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沖幼未能遽理萬幾郕王年長宣宗皇帝親子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子

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涕泣固辭避歸郕邸不出太后後降旨責王不得已乃即位遥尊英廟為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行公見上泣曰額森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鋭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料物内外局廠晝夜併

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為緊要令都督孫鏜衛潁張軏張義雷通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竑等投巡視勿令踈虞各城門外居民敵若迫其脅從則聲勢愈大宜令兵馬司排門曉諭遷徙城内聽各隨便居住通州壩上等處倉粮不可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粮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于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敵騎往來剽掠者請救各處守臣諭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

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搠人馬互為應援一切關隘楼
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國不許虛應故事至于選用
人材尤為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廵撫武臣如
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
効則治臣之罪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邉報絡繹訛言
萬端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攝權制變衆一視公為安
危輕重太監喜寧本北種也土木之敗降額森盡以中
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英廟趨紫荆關京師戒嚴

人無固志往往挈而南奔侍講徐珵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揚草束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動以千數百萬計壩上養大馬草束料荳亦置倉場于野外公一聞敵騎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

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敵及京城解嚴人皆服公經濟遠畧設不預為焚燒之計則在野倉場皆敵囊中之物藉此持久坐困我必矣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壁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軍德勝門外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額森入紫荆關傳

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四散前突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卻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英廟在額森所額森覘知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我亦不敢向敵輕放一矢喜寧嗾額森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所難從以起釁端廷議忷忷禮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七日是為十月既望諜知額森移英廟車駕雜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敵死砲下者萬計額森大

沮膏適仍奉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初紫荆失守公集議所以禦寇之策皆曰額森善戰而我軍新集且脆弱公曰聞善戰不若不戰而屈人也乃一以忠義干城卒致一矢不遺敵衆自退人謂天實生公以為社稷朝廷論功特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不允人言令曰宋考綱不能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但不盟耳令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此臣子之職分餘非所宜言適大同叅將都督許

貴議奏遣使賫敕與敵假名和好暫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容定討伐之計朝廷下其議公奏謂去年秋冬亦嘗遣都指揮李鏵指揮岳謙賫執金帛往使敵庭賄賂纔入于穹廬敵騎已至于關口繼遣通政王後少卿王榮又往敵營不見皇上鑾輿而回此可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竊計今日之事揆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有所不可和也萬一和議既行彼或有無厭之求從之則

有害違之則速變勢有所不可和也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鋭敵若遣使入貢量與賞賜齎回若欲先遣使臣往彼通好適足以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上以公言為然公又以涿鹿保定真定易州地方密邇京城雖有衛所官軍勢孤援寡先已奏遣都督僉事劉安統領京軍往來巡視以張刑勢邇者額森知我有備不敢輕犯或分投在彼剽掠一時截殺不及奏添京軍遣都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玒等前去應援又恐地方

廣濶劉安倉卒不能周遍仍請敕右都督楊俊統領京軍往彼節制務使緩急相濟人民有所倚仗公又以敵騎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誠係緊要處所奏將調撥京軍與同原衛官軍相兼隄備仍將涿州原操官軍應策白羊口易州保定官軍應策紫荆關真定官軍應策倒馬關庶使聲勢連絡彼此應援無僨事者俄報額森逼朱謙于關子口又明日報追右葛于鴈門關烽火連接遠邇騷動言者謂言急發京軍往援公

曰京軍不可輕動敵衆料難持久迺奏上方畧遣人密授朱譓等仍令各營整點器械調度官兵若將赴日大舉者遥為應援先聲旋報敵已出境人皆服公料敵之明公慮不早除喜寧邊境無由得安乃計授都督楊俊擒寧解京朝廷猶預未決公上章廷劾其罪其畧曰喜寧以打話為由引領强敵入關本朝廷之腹心而反為北狄之腹心本敵人之讐敵而反為朝廷之讐敵若不明正典刑是使敵人有輕視之心禍亂無可彌之日上從

其言誅寧識者快之額森果知懼悔禍効順遣使詣闕
請自送大駕還京上集羣臣廷議多言敵情譎詐難信
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
天心若果額森言而無信則我為有辭矣衆議乃決二
年秋九月太上皇帝還京衆歸公一言之重公以敵情
尚未可測益為安内攘外之策河間東昌地方去京城
不遠自永樂以來安置投降達人數多生聚蕃息驕縱
莫馴額森入關之際勢將乘機騷動公因南征之師舉

其有位號者重與犒賚選抽隨征事平遂奏留其地為
國家銷此積乆難除之患于一日天壽山我祖宗陵寢
所在有衛無城軍民散處敵人嘗稔惡其地公奏起成
山伯王通築城昌平縣軍民徙家城中保護陵寢居庸
關亦相奇為勢臨清縣漕船往來商賈輳輳實我咽襟
之地或謂頟森将由紫荊關入據臨清公隨薦平江侯
陳豫鎮守其地築立城池設置軍衛防禦完固後諜知據
臨清之計河間亡命小田兒者道之後又雜敵使中進

馬入瞰我虛實適侍郎王偉使大同公密奏命偉以計誅之公又以京營軍馬雖有總兵官掌管彼此各異一遇調遣輳撥號令不同兵將不識或至誤事議以五軍神機三千等營揀選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十五員把總每五百各用指揮三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設有調用就京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

征勦策應號令歸一行五不亂迄今團營之法守而不易其獨石馬營等處藩籬共有八城土木之變各城奔避皆為敵所據議者欲棄之公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都督孫安于夊擯之餘定議方畧令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自是八城完固如初祖宗舊疆不失尺寸都督楊俊議奏調撥遼東永平山海宣府大同延綏寧夏并在京五軍神機等營官軍盡行統領出自勦殺達賊公以調撥諸路軍馬出境

則京師各邊一切空虚敵若緝知内外軍馬掣動分兵迎截牽制我軍别遣人馬間道剽掠所在城池何以禦之進退之間兩為所礙豈兵家全勝之計上深然其言俊議乃沮時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處賊人鄧茂七華宗流黄蕭養輩蜂起殘破州縣一切軍中事宜所司待命方行公雖在千萬里之外常若身處其地目擊其事凡百籌畫議奏痛切人情利害用能所在撲滅地方以寧獨貴州苗賊聲勢猖獗侍郎何文淵議奏貴州山

嶺高峻林木深密雄兵猛將卒難成功乞照舊置立宣
慰司管屬土人設都司都指揮等官鈐束軍衛遣大
將一員在彼鎮守其被賊燒毀衙門不復起蓋布按司
府官員悉取回京公謂貴州我祖宗開創經營迄今八十
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因兵疲于久戍民困于遠輸
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竊發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
之人民豈可輕易委棄事遂寢公以北庭殘滅軍國之
務規重甫定邊方無復多事懇辭解兵柄又以天變自

劾乞罷職皆不許初額森臨城之時石亨雖為主將其實因人成事得封世襲武清侯爵一向內有所歉至是驀然以公有軍功宜錄用其後為請朝廷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户公累章懇辭有曰臣果欲代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不得已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不知兵惟聖主憂勤吾分當死遂不揣調度軍馬區區犬馬之勞顧荷寵異之重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朝廷官爾之意不肖孤言猶在耳痛切肝肺朝廷

賜公第京城公上章懇辭謂國家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邇者土星犯太微上相臣忝備大臣正宜貶損以禳天譴豈可厚享以重災愆不許乃以所賜玉帶金帛器皿圖書匳甲蟒龍服飾移置第內封識加謹以俟大朝廷之賜間一往視之公夙染痰疾動輙喘急寓宿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舉上遣太監與安太醫院使董宿視疾宿云此疾得竹瀝和藥可愈興安為上言之且言公自奉甚儉京城地寒無竹惟大內萬歲山竹頗成

林上親幸伐竹賜之仍令計所資用一切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中懇求罷歸不許乃降手敕慰諭晃公朝叅且屢促公出視事公總督軍務漸久凡各營號令進退賞罰皆由公出平日議論斷制宿將斂伏石亨等不能贊一辭況亨素貪縱多壞軍政公恐悞大計不得已悉裁之以法無少貸遂成嫌隙亨姪石彪頗驕勇議者嫌其一門同握京兵公奏以石彪充遊擊將軍往大同等處截殺本善處也反切齒于公思有以傾之七年杭郡湖

水竭土裂人皆驚異尚書孫原貞方鎮守兩處聞語人曰人材之生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葢指公也明年正月景泰帝不豫在廷文武羣臣同公等上章請憲廟臨朝議未下太上皇帝光復寶位改元天順實天與人歸之會石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假奪門迎復之名以欺朝廷誣迎立外藩之罪以報私怨原其奸計葢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高不大殺服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搆成黨逆大獄則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公與王文

等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敕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亨等楊言雖無實跡其意則有廷鞠之日徐有貞對衆大聲令所司痛加考掠文不勝其忿反覆力辯公徐曰辯之何益所司畏懼亨等羅織煅煉添揑意欲二字文致成招葢踵于秦檜所云莫須有之故智也忠良被誣古今如出一途痛哉是月二十三日狀聞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相顧未及對徐珵避倡南遷之故改名有貞素以前事憾公直前對曰若不

置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公與文遂遇害時錦衣衛指揮劉敬帶刀侍衛目擊其事後每言及公未甞不切齒于有貞有貞又與亨輩令所司奏列被害諸臣姓名誣以奸黨榜示天下遣官來杭繫家屬戍邊沒産于官公歿之日天日無光陰霾蔽天行路嗟咨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有素不與公視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且以紙錢壺漿酹公吉祥聞之切責明日號哭如初忠義感激雖降人異類天理昭在不可泯也所司籍公

第自昔所嘗賜外無他物其後陳汝言代公為尚書以
賂敗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陳大内廡下名大臣入視且
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殁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賂
之無筭耶時上色變亨輩俛首不敢動者久之越數
日上擊毬内苑恭順侯吴瑾撫寧伯朱永等數勲舊
隨侍石亨張軏張輗自外未及至御前上遥見亨等連
以毬杖戳地曰好箇于謙如此者數聲瑾永等皆流汗
沾背戰慄無所措出語所親曰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

矣一日邉報忽急集羣臣廷議未定恭順侯吴瑾進曰于謙若在邉患何足慮上為之默然既出有詰瑾者曰君先世為謙所劾幾敗事君何過言瑾大聲曰豈可以私家之怨而廢天下之公議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宫中聞而莫知後聞之嗟悼累日適上來問安太后語之曰于謙曽効勞不用當放彼歸田里何忍置之于死上益悟其寃而深悔之不旋踵間徐有貞以罪遠竄石亨等竟坐謀逆夷滅無噍類此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公

之遺骸都督陳逵密賂守者收殯城西淺土且囑居民守之又踰年冕遣義兒康謁逵逵復備棺衾康扶歸塋祖塋明年憲宗皇帝即位改元成化詔釋冕等之戍邊者仍給還家產天日開明公道始白冕還自龍門詣闕訴先公之寃仰荷朝廷大恩復公故秩遣行人馬暶祭于墓其文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中外稱快冕亦復官從使臣歸展拜墓下痛墓道

圮毁有浙江叅政何宜仰公髙義力為修葺三年特㫖令天下有司燒毁奸黨榜文盡復榜内被誣者官秩間有復起而大用者二十一年杭之父老白其事於廵按御史劉魁立祠於公故第以風勵鄉人名曰憐忠祠遵制語也山西河南民多繪公豫于家出入飲食必祝之河南開封府城亦有庇民祠以祀公越三年今上皇帝即位是為弘治元年晃以應天府尹致仕始得專守公墓鳳陽府學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卓異宜賜贈謚立

廟祭祀言甚愷切禮部將上其事給事中孫孺議奏古之節義若諸葛亮在漢張巡在唐文天祥在宋今之義若侍講劉球祭酒李時勉少保于謙俱合一體祭祀表勵將來蒙朝廷歲賜一祭于鄉民所立之祠恩至渥也晃痛念公未蒙贈謚尋復乞恩于上事下禮部議得古今人臣能為國家建大義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死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就已舉行于謙受冤雖同而功業

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朝廷從之建祠墓所賜額旌功有司春秋祭祀其文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仍賜贈謚誥命其畧云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章家邦回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搆乃損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兹復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朝廷終始恩典雖天地之廣大何足以盡之六年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莅

事之初即祀公于杭郡學鄉賢祠十年巡按御史姚壽
為公建忠節坊牌于城隍祠下以表彰之葢皆知所重
云公天性狷介謝絶交通不立黨援一以忠誠上結主
知分謗任怨但知有國不知有身有家平居未嘗言及
于私惟事之有關休戚雖違衆行之無所憚不貸贓吏
不見小過急于薦賢惟恐没人之善凡公所甄拔後皆
一一知名如巡撫時薦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後二人皆官
至尚書令名彰彰公知人之明大率類此方額森犯邊

之時軍旅方興中外交章論事紛紛不一議下兵部公皆一一裁之以理可者奏而行之否者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用卒能坐困額森匡濟王室若昔晉武帝時郭欽上徙戎之疏而卒不見聽宋欽宗時李綱沮和議之非而為羣小所譖遂使劉淵竊號中土金人入據汴京臣主俱辱貽天下後世笑方今之時又未甞不為公幸獨其所司專于兵政其他一切大小之事各有攸主有不盡如公所願者且如動揺儲位一事比先首建邪謀迎

合朝廷者廣西都指揮王洪也職掌邦禮欣然定議者誰與天生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報筆草詔者誰與當時密受黄金重賞略無難色人所共知况會官定議之日舉朝羣臣莫不俯首聽命臺諫言職並無一人喘息柰何石亨等用徐有貞之策情知迎立外藩之罪出于誣揑不能服天下人心仍諷所司以衆人之僉謀遂事一槩加公必欲置人于死地哉冤哉此窮天極地之冤也公歴事三朝服官三十餘年位極人臣先

世室廬之在故鄉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内外艱家居衰
絰徒跣無異常人其孤忠峻節更歴夷險先後一日凡
遇休暇諸子百氏之書涉獵無遺為文有竒氣而主
于理詩詞清逸流麗人爭誦之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順
菴山居十詠詩在河南時周獻王索和馮海粟梅花百
詠詩皆揮筆立就尤長于奏疏每政事旁午章日數
十上累千萬言不假搆思揮翰如流人稱為天下竒才
云自號節菴有節菴詩文稿行于世恨遭變故僅存

什一于千百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前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鏞之女實生冕柔惠靜專通詩書大旨公平日得以盡心職業而無内顧之憂者夫人葢有助焉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竟不再娶亦不更置妾媵人皆義之男一即冕女一適錦衣千戸朱驥亦以公故敵戍後釋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後公三十餘年相繼卒孫男一曰允忠不肖孤冕無子立同宗子為嗣初名恕今以字行孫女六長適吏科給事中張晟卒次

適工部主事倪阜次續適張晟次適徳清縣學生徐九萬次適益都知縣孫武卿次聘杭州府學生沈繼榮竊念冕性資庸下加之老耄不能肖公萬一仰愧俯怍至無以自容于世顧公門生故吏鮮有存者無以質公功業之所遺其梓行奏議亦不能悉公之所有幸公是非已白大冤已雪大功已彰傳之天下後世無疑者謹摭拾其立朝行已履歴之大進白于著述之家幸採擇焉孤哀子于冕泣血謹

神道碑　倪岳撰文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即衛哀列疏以訟父寃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杭之父老白于巡撫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

曰憐忠遵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記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事會給事中孫孺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冕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為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歿則有褒恤

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
在宋俱已舉行公之受寃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
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
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内攘外社稷
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
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忠膂保障家邦迴鑾有
期論功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搆乃殞其身輿論咸寃
恤恩已錫復復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

之天語丁寧垂之萬蓋至是而公之寃已白公之功以
著矣於乎休哉于是冕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
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
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
于氏號節菴其先家河南八世祖某仕金為汾州節
度使知開封府七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六世
祖某定遠大將軍沁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
官秩而亡其諱五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

初收括新附復還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禮南郡夫人高祖諱夔起家中書椽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㕘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錢塘人祖諱文大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

累贈榮禄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
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竒之
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
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
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
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廵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
十百人于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
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

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于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交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敕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閭閻民之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悦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糴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近地草

東以備築堰公庚積久易敗即減價而糴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以為便嵗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灾河流嵗衝土城遂築大隄以障植柳以為固立鋪設夫役以備修補復植柳于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于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陜西流民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

種之獘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逺在北邊乞専差御史一員廵歴其地庶奸獘可革遂為永例議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没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灾傷民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税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賫金銀奸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觧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嘗自河南抵

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
厲聲叱曰汝何為者耶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
忝議劉孔宗者律已其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搆贓罪
汚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為懼請舉忝政
孫原真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
類公者當忤之意以為公遂乗機唆言者劾公擅舉自
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闕交章乞留親
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廵撫實正統丙寅歲也

明年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時公考妣相繼歿皆
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杭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不
許又明年己巳于時額森犯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
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鄺公埜上言邊方將士皆可託以
制敵不必上煩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
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敵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
皇輿北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
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敵將議集兵

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
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
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捽順擊死復
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雜無復朝儀王疑
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斂避公堅立不動時掖王請留
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侯請命太后行誅順
罪應死忽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衆乃定退朝漏過
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直報公手曰今日正

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宜議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太上皇帝號改明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額森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邇者各營精鋭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宜令都

都孫鏜衛頴張軏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如
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于城內
隨地安插無為敵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
棄之或以資敵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闕支人以多寡
受糧而歸坌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嘗經敵剽掠
請敕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于選
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輗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
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

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給繹訛言萬端公先事預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為安危太監喜寧北種也土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為之用道之入犯敵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揺動公為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将何之一動大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将

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陣駕亦在敵營敵覘我軍嚴整不敢有加于我我亦不敢向敵輕發一矢喜寧唆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

敵移扈蹕漸遠乃舉砲擊敵營敵死砲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人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乆之乃受甞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叅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敵兵徐為討伐計公謂去冬甞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齎金帛以往敵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鑾輿而回敵譎詐叵測和

不足恃況與敵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知敵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鋭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之公以涿鹿真定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慮敵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輩分益以兵往為之援復請敕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敵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

奏撥京兵與其原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僨事諜報
敵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
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
即奏上方畧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赴
日大舉者旋報敵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
不除邊方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
誅之自是敵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卒未額森遣使
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

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敵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北庭衆韙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人甚衆方敵入寇時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于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敵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舟所經商船輻輳

實喉襟之地敵入關時嘗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鎮尋諜知為敵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敵使中來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邊獨石馬營八城為敵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都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

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敵可以得志公報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路軍馬敵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

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西則有黄蕭養乗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遠處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莅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况土地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事公念北方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以答天變

乞罷皆不初頴𠕋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自不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户累疏懇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于亨不許既受命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復于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以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盔甲袍帶之屬移

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與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焉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言具述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葢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敕諭留免公朝叅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其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于公言議所及宿將斂伏亨等不能措一詞亨素貪縱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

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游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于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己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敕符俱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于死會徐珵等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鞫之

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辨不已公曰
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
字附會成獄葢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
日狀上上猶預良久曰謙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
曰若不置謙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
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覩其事每言及未甞不以
為恨公歿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寃之太監吉祥麾下達
官名杲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漿酹公祥聞之切責

馬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
固未泯耳先是杭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
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
兆哲人其委乎葢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
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
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葢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
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内廡下
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

言未期何得賄無算耶上色變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語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公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其寃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逆夷滅此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逵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冕遣義兄康謁逵逵乃具棺衾俾康

扶歸杭塟于祖塋即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
黨一以忠誠結上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
恒宥小過急于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
王來皆在巡撫時所舉其他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
尤多葢公知人之明如此公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
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三省
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皆至于今不廢及己巳之變
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

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内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懇峻節夷險弗踰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于奏疏至今視以為凖當政務旁午章日

數十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切皆中事機人服公明決
卒推為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
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中什一耳配董
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鏞之女柔惠靜
専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
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冕自副千户改授兵部員外
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
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户朱驥坐公累戍邊比宥還累

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男一曰允忠孫女六吏科給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阜益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繼榮其壻也嗚呼公之功業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寃史列聖眷䘏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寃萬世之雪公于此可以無憾也已岳生也晩雖自童丱得見之閒之日久然才力綿弱不能揄揚朝廷褒忠録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為國之大節姑即冕所述掇拾其槩俾之立石墓道以示

示後世以為他日為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
以私故闕而不書葢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為國之楨惟公之生允
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藩迄司五兵民困
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慮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挺以
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曽未浹旬敵敢犯邊
皇輿達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譊譊公斥正之人
心摇摇公鎮定之内決廷論外當敵衝一時安危萬目視

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録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之𣊬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